

《读者》杂志社首批签约作家蔡成成倾情推出。《读者》杂志社副总编辑、  
《读者》（原创版）主编张笑阳先生点评。风月无边，岁月有情，生活远比烟花更绚烂。

蔡成成 著

# 烟花 烟花

Fireworks,  
Firework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风月无边，岁月有情，生活远比烟花更绚烂。

蔡成著

# 烟花 烟花 Fireworks, Fireworks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烟花, 烟花 / (澳) 蔡成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 
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438 - 5571 - 7

I. 烟… II. 蔡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澳大利亚 -  
现代 IV. I611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0867 号

## 烟花, 烟花

蔡 成 著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任编辑: 廖 铁 赵颖峰

装帧设计: 魏 剑 尚 洁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刷: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1 / 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02000

印 数: 1 - 80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38 - 5571 - 7

定 价: 18.00 元

---

营销电话: 0731 - 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# 序

## Preface

### · 都是情事 ·

那日，上当当网，偶然撞上这段文字：“我是因为《读者》喜欢上作者蔡成的文字，才买了书。这是我第一次读蔡成的散文，这应是作者的前期作品。嗯，相比而言，更喜欢作者现在的小说新作——感人的、民间的故事。”

发言者是“一水玲珑”，媒体从业人员，编辑或记者，或许是买了我的某本散文，所以留下几句评论。马上，我认该人为知音了。尽管，我不知他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。

瞥见有人入住我用文字营造的世界，且住在云深处，登高望远，把我最近一两年来文字看得明明白白，我能不心生欢喜？

一时兴起，那日，我拎着自己的名字，搭乘 Google 和 Baidu 两特快专列，满世界里乱窜——在虚拟的网络里——寻找陌生人，对我的文字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陌生人。

谁的新浪博客，我在奇虎网拣来的，写道：“……第2期还有我为蔡成的文章《斑鸠，斑鸠》配的插图，那篇文章，我实在是，喜欢得不得了。”我立刻找《斑鸠，斑鸠》插图。哦，这个陌生人是丛威，画家。

同样关于《斑鸠，斑鸠》，有人在我的天涯博客开口说话：“我是个学生，我很欣赏你的文字。第一次看你的文章是在《读者》上，叫《斑鸠，斑鸠》的那篇。我感觉真的是篇好文章，但好在哪，不知道，说不出来，就是觉得好。”

去“《读者》网”论坛，见到某某说：“看原创是我休息时不可缺少的阅读。它带给我的不仅是感动，还有与作者的共鸣。喜欢蔡成的文章，写得那么感人。喜欢雪小禅的文章，那些简单而平凡的叙事文让我很喜欢。喜欢安宁的文采，喜欢刀口……他们的文章让我感觉到了那种久违的熟悉。”话中的“原创”指的是《读者》“原创版”。离开中国到澳洲生活这一两年，我少有动笔，一动笔，力争以此处为“巢”。

《读者》“原创版”博客，我亦溜进去探头探脑一番。《巴东的“一夜情”》后，数百人跟帖。逐个看完，自己对自己叹口气：不枉我爱“巴东”一场。

其余，一些报纸，一些杂志，一些图书网，也有拿着我的名字说三道四的。读来读去，不外乎一些图书评论，与“表扬信”无异。我不求单位的高级职称，也无意拿学校的荣誉证书，这类表扬稿，免提罢。

凡牵涉我的名字在内的指点，眉毛胡子一把抓后，挑挑拣拣，最喜的，是两个词：“民间，感人。”

此“二兄弟”，实乃我时下笔头所奔走的方向。

追求“民间版本”，是为了记录真实。小说和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我偷偷努力着，力求在虚构的文字里凝固我所亲身经历过时代的影子。

追求“感人至深”，是为了养育浸润的心。干旱、冷漠是当今世界最时尚的词语，我心已忧也成草木不生的不毛之地，故时刻不忘放眼四望，寻找身边那些最能触动我内心深处仅存的几许温情的人和事，再落笔，希冀让更多的人产生共鸣。

此外，同是力争追求“民间与感人”，我笔下的每篇文字，我总是尽最大努力，让她们各有各的面孔——采用或忧伤、或欢快、或清新、或压抑、或怪诞地述说方式去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现在，这些文字聚首于本书了。这些忧伤的、欢快的、清新的、压抑的、

怪诞的文字，有一点相同，都是情事。不仅仅是男欢女爱的情，不仅仅花前月下的爱，这些情，这些爱，更广更广更广，更深更深更深。

牡丹亭上，有人在唱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良辰美景，是我用笔布置在院内的景致，而实则每一桩赏心乐事，是我在闲谈院外的风月——说巴东和金花，我在道贫困；说松山和阿秀，我在道战争；说苗远和妙果，我在道人性的追求；说大家争当活雷锋帮张妈妈给儿子上坟，我在道英雄的悲哀……

一句话，说东，实道西；说虚，实道实——当然，谁个读罢这些文字只关注东和虚，忽视西和实，也行；道行深者——像网友“一水玲珑”，拣到一个好看的罐子，瞧出罐子里的民间春秋，更妙。

既然又扯到“一水玲珑”，且再引用他的话：“我是因为《读者》喜欢上作者蔡成的文字，才买了书。这是我第一次读蔡成的散文，这应是作者的前期作品。嗯，相比而言，更喜欢作者现在的小说新作。感人的、民间的故事。”

稍揣测字里行间，很显然，“一水玲珑”买了我的某本前期散文作品，觉得不够意思，不够劲，他期待着我的感人的、民间的故事。现在，我把《烟花，烟花》捧出来了。倘某日，“一水玲珑”与之劈面相逢，他应当会觉得够意思，够嚼劲。因为，《烟花，烟花》呈现的虽是纸上的风月，但感人，且很民间。

2008年6月25日于悉尼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序..... (001)

### 第1章 *Chapter One*

风月无边 ..... (001)

斑鸠，斑鸠..... (002)

高天上流云..... (013)

烟花开了，烟花败了..... (023)

巴东的“一夜情”..... (033)

麦子熟了..... (044)

等着你回来..... (054)

天堂在前，爱在身后..... (063)

梁祝..... (071)

我是天涯的一片云..... (085)

朵兰和修庆的苹果..... (095)

从前..... (103)

梁心蓓是块酥皮点心..... (110)

### 第2章 *Chapter Two*

玫瑰玫瑰，你热辣辣地开..... (119)

我爱你，以我独有的方式..... (120)

我是你萍水相逢的人..... (128)

瞧水如何融化一块顽石..... (138)



爱情阴谋·····	(144)
你是一条鱼·····	(154)
爱情故事之小打小闹·····	(159)
千万里，追寻那三滴泪·····	(167)

### 第 3 章 *Chapter Three*

野地上的风·····	(173)
四日行·····	(174)
悬崖上，有株鹅掌红·····	(182)
青冢·····	(189)
情蛊·····	(197)
高山顶上修条河·····	(208)
指甲为媒·····	(217)
年年桃红，岁岁桃红·····	(227)
守财奴的爱情储蓄·····	(234)
一个浪子的爱情·····	(241)
一个人的花花世界·····	(248)
扎西其朱的心在天上飞·····	(260)
赌妻·····	(266)
荷花·····	(271)
地震中重生·····	(280)
买一个老娘·····	(290)
李小真没有看穿整个世界·····	(298)
窗台上有株野兰·····	(306)



## 第 1 章 风月无边



我不知道，

如果我是巴东，我会不会买下 15 岁花季少女金花的青春？

如果我是苗远，我会不会牵着灵官寺小尼妙果的手，远走天涯？

如果我是周天，我会不会和烟花女子王雪莲相伴相依终老一生？

如果我是修庆，如果我是松山，如果我是……

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

我知道的是，眼前涌现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娇俏女子，

她们用晶莹剔透的泪水，

一滴一滴，一下一下，

敲打着我的心……

尔后，

我任由自己的泪水，滴落，

于我的手心，

凝成琥珀，清凉，晶莹。



## · 斑鸠，斑鸠 ·

斑鸠在地上觅食，小脑袋一伸一缩，忽然低头啄点什么，复又扔下，继续寻寻觅觅。有只跳上栏杆东张西望，偶或，也膘苗远。

斑鸠一身灰，唯颈旁蓬蓬松松半圈白，远看像脖子上挂着项链。腿脚橘红色，走得那一缓呀，恍如戏台上旦角的碎步儿，但比伊们优雅。苗远想，该为鸟们摄个影，名字悄悄取好了，叫《舞台》。可惜了，相机没带。

苗远将手上的书搁栏杆上，专心看斑鸠。

微风徐来，有一页没一页乱翻书。劲道弱，几页书翻起，又落下。风不甘心，再来一次，又来一次，忽然急躁一把，“啪”，书掉地上。鸟们惊一跳，却不慌，缓缓振翅，逸去。

苗远的目光追随斑鸠轻盈的身影，由近及远，远，更远——他看到妙果了。

妙果16岁，是灵官寺的尼姑。

妙果弯腰在灵官潭边洗衣服，头顶有戒疤，嘴里哼歌，没词，只是调调。听不出是什么调，但肯定不是梵音。小阳春了，有几株桃怒绽粉红，又有几棵李缀一簇簇嫩白。桃和李，都灿烂在妙

果身后不远的地方。

苗远信步过去，他忘了自己的书。身后，书兀自躺地上，素面朝天，封皮上现几个字：《藏地牛皮书》。此地却不是西藏，是湖南省益阳市金盆桥，一个连绵的矮小山头和稻田重重包围的村落。

五步开外，立定，听会儿，苗远问：“小师傅，你唱什么歌？”

歌声戛然而止，妙果抬头。苗远一下记住她了：两眼墨如炭漆，因张皇，圆脸比桃花红。唐时的诗人真是高，一句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，绝了！

小尼半晌没作答。苗远再问：“你刚才唱的歌很好听，是什么歌？”

妙果拧衣裳，装桶里，急步离去，忙里偷闲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不知它叫什么歌。”妙果娇小，灰色僧衣宽大。

苗远好笑，想，自己哼的歌不知是什么歌，有这事？

进灵官寺，苗远又见到小尼姑了。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妙果正侍弄香油灯，没抬头，用右眼余光瞟苗远，看着香油灯跳动的火苗，低声说：“释妙果。”

灵官寺小。

没藏经楼，钟鼓楼；佛殿有，供奉威严不足慈爱有余的灵官菩萨；法堂也有，小得可怜，缩佛殿后，一间平房而已；法堂右侧，是三四间厢房，该是尼姑们的生活用房了。有座佛塔，青砖结构，八角，九层，密檐式，塔刹却不见了，东南侧坍塌好大一片。何年何月何人建筑？出寺，沿狭窄青石板小路蜿蜒而下，近

烟雨潭楠竹林旁有座古朴石拱桥，小巧，年岁不低。

苗远问佛塔年龄，问竹林边小石桥是否归属灵官寺，妙果一概摇头。

苗远苦笑，但对破旧佛塔和小石桥喜欢得不行，更喜小石桥名字，居然叫“一座文章桥”。有啥来由？只见桥名，不见题款，隶体，字颇具蔡邕《熹平经》韵味，不知谁个无名高人题写。

站功德箱前，苗远掏出300元，塞进去。

妙果吃惊：“你捐的香火钱是我们收到的最多一个。”苗远笑，心说，我掏的不是香火钱，不过预支“买路钱”，我爱煞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致。

再去灵官寺是两个月后。

巧，灵官潭边又见妙果。妙果蹲地上，斑鸠围着转，转。

苗远走近，悄悄看妙果撒食喂斑鸠，跟鸟们说话。有两斑鸠吃饱喝足了，跳上妙果肩头轻柔呼唤：咕咕—咕，咕咕—咕。

这回有备而来，凝视这和谐一幕，苗远端起相机。“咔塔”，妙果闻声仰头，怔，转瞬高兴：“苗先生？你又来了。”

妙果说，灵官寺没人来参观，香客也少，附近农民有病痛才来烧香磕头，要么逢年过节来给菩萨上香祈愿风调雨顺家运亨通。

妙果说，寺里不只我和师傅，还有一个妙因师姐，去峨眉山佛学院读书了，等师姐回来，就该我去峨眉山了。

妙果说，每天5点起床，上香、诵经、洒扫、开庙门。

妙果说，早餐吃白粥、咸菜；中午和晚上吃米饭、青菜、豆腐或者笋子、地瓜。青菜自己种的，笋子竹林里多的是；晚上诵

经，夜9点一到就上床睡觉……

苗远微笑，一会看斑鸠，一会看妙果。末了，说：“妙果，你上回哼的歌叫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，电影《小花》插曲，刘晓庆和陈冲主演。”

妈妈死时，妙果6岁，被姑姑接到灵官寺来了。姑姑现在叫净心师太，妙果叫她师傅。妙果的爸爸，更早，死在宁乡县煤炭坝的煤窑。那歌，是妈妈时常哼唱时她偷偷学的，她真不知道歌名。其实，苗远本也不知道这歌，回省城长沙，隔天在办公室情不自禁哼那调，他的助理，一个中年女子，好奇怪他居然熟悉多年前风行一时的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。

苗远说，你们灵官寺其实是座怪庙。灵官菩萨本名王灵官，是道家的“神仙”，竟被佛门供奉。灵官菩萨本是驱魔去怪的神，居然被敬奉成有求必应的“阿弥陀佛”；更怪的，寺本是和尚的“地盘”，灵官寺怎么被“鸠占鹊巢”成了尼姑的精舍……

妙果一直摇头，黑漆般的眼睛后来愈睁愈大，她傻傻地看苗远。这些，她全不知道，而眼前这位苗先生，全知。真厉害！

苗远突然问：“妙果，我能去你们的起居室看看吗？”

妙果发愣，没回答。正走神，净心师太在喊：“妙果妙果，你又跑哪了？”妙果吐舌头，哎哎哎应着，往寺里跑。娇小的身影在青石板上—纵—跃—，绕过竹林，拐个弯，看不到了。她，实际上还是个孩子呢。没料，半晌，妙果又跑跟前来，气喘吁吁说：“苗先生，我师傅想和你说话哩。”

净心师太50多岁，略略欠身：“我叫净心。妙果说，施主您从

国外回来，我想向您请教……”

师太请苗远喝灵官毛尖。滚水冲沸，几叶碧绿竖杯中，似出水芙蓉。

师太叹气：“形势逼人，再不有所为，灵官寺就只能慢慢荒废，变一抔黄土了。”

两人围茶桌说话，半天光阴，一晃而逝。

这日，苗远第一回吃上斋饭了。一饭两菜，妙果精心操持的。饭是大白米饭，菜是豆腐羹和酸豆角炒白菜帮子，苗远吃出了山珍味，想赞不绝口几句，转念一想，啥也没说。

饭后散步。走青石板小路，穿竹林，沿灵官潭转一圈。

师太说：“多年前，这里出了个大秀才，被人请去写了篇文章，他将得来的润金捐出修建了这座桥，取名‘一座文章桥’……灵官潭原名烟雨潭，逢狂风暴雨夜，潭里总传出奇怪锣鼓声，请一名师公（风水师）下潭去钉符，想镇住深潭的妖魔鬼怪。师公一下水，再没出水面。后来赶上大修水利，村民们用机器抽干潭水，深挖淤泥，想把深潭扩张成水库，挖出个灵官菩萨，木头雕刻，油光泛亮。村民就地建座小庙，供奉神像……”

回寺，继续喝茶，又半天一晃而过。

这天，寺里只来了两个香客，母亲带着孩子，来求“文运”的。

苗远好笑，灵官菩萨这次竟成“文昌帝君”受人敬拜了。可他马上问师太了：“到寺来的孩子多不多？”

师太点头：“零零星星有孩子来，但每逢高考前夕，孩子，或是父母替考学的孩子来跪拜求神佑护的人很多……”

苗远出神听着，心里一点一点有了清晰的主张。

告别前，苗远犹豫再三，终究按捺不住好奇，再提无理要求：“师太，我能看看你们的起居室吗？”师太一愣，却没拒绝，转身对妙果点点头。

师太起居室，一桌、一椅、一床、一木箱、擦得整整齐齐的经书、一电视、一VCD机而已，再无他物。妙果说：“师傅从不看电视，但有时会看讲经弘法的碟片。”

又入妙果的起居室，桌、椅、床、箱、经书，除没有电视机和VCD机，与师太室内无二样，正欲拔身而退，忽瞥见屋角隐隐约约现一抹红。眼神，马上凝固了。

妙果醒悟，“啊”的一声，急步冲过去，半蹲挡住那团鲜艳，明知挡不住，只好说：“苗先生，您千万别告诉我师傅……”

屋子角落里，竟是几束红杜鹃！妙果从山上偷偷采回插在装清水的空酒瓶子里养着。妙果说，我们唤它“映山红”。

第三次去灵官寺，是四个月后。

仅扫一眼，苗远心底里情不自禁浮上诸多欣慰。与此同时，却不可避免地尽是惘然。眼前的灵官寺，香火果然旺了。

灵官潭边多了两块石碑，一碑刻《金刚经》，一碑刻《三字经》。好多人，围着碑文念诵。寺内，佛塔已修葺一新。塔下也多块碑，上书：灵官寺文昌塔。接下来是捐款名录：蔡某某，注册会计师，现居广州。\* \* 年就读于灵官寺小学，捐\* \* 元；蔡某某，高级工程师，现居广州，\* \* 年就读于灵官寺小学，捐\* \* 元；张某某，灵官寺人，律师，捐\* \* 元；蔡某某，灵官寺人，



诗人，捐\* \*元；孟某某、易某某、王某某……好些孩子，围着碑文读此地出生又小有功名的“榜样”们的姓名，再认认真真在塔下烧香跪拜，好似由佛塔改建的文昌塔真有文昌爷附体，诚心敬拜，“文昌星”同样会降临自身。

寺门前多了个小摊，妙果在坐摊，卖细小物什。生意不算忙，看人来人往，妙果高兴异常。

苗远说：“妙果，让你开开眼界。”他一页页翻开特地带来的相册，“这是我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前的留影；这是日本，我站在富士山前；我身后，远远的那个手举火炬的雕塑，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雕像，叫自由女神像；左边这个像贝壳样的建筑，是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，花了15年才建好……”

妙果眼里一时羡慕一时迷惑，苗远不免有些许得意，竟忘乎所以问：“这些地方，你去过吗？”

等不到回答，扭头去看妙果，她在哭！

苗远皱眉，等妙果哭完，问：“你干吗哭？”

妙果说：“这些地方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……”

苗远歉意，黯然。想安慰她，却变成随口敷衍：“妙果，你年龄小，等你再大点，我领你去看世界，一个一个地方走……”

言者无心。苗远不知，咫尺外，有颗柔弱的心狠劲抖了几下。一对斑鸠落在桌上，本无所事事在桌面乱啄，忽双双展翅逸去，好似被妙果突然加快的心跳惊飞。

两个人，靠近看照片。净心师太从寺里出来，看两个脑袋，挨一块。脚步止了，想喊妙果，可张口没出声。看看，再看看，

叹口气，一折身，师太拐回寺了，心里说，这孩子，自此怕要受苦了。

是夜，苗远又在寺里吃斋饭。师太诚心道谢：“正如施主您所料……”又不免苦笑，“这里当真成你所谋划的‘文庙’了，我心里又若有所失啊。哎，但愿如施主所言，与其让孩子们盲目去五花八门的庙里求神问卦祈祷前程，还不如引导他们养成好学之风。可叹的是，你捐出的1000元奖金，至今没人领取。”

谁个孩子能在15分钟内熟练无误地背诵《三字经》，就能领200元奖金，这是苗远捐钱后定下的规矩。果如苗远猜测，原本有些孩子记熟了千余字的《三字经》，但一看到师太捏在手上的奖金，反因心里惦记着那近在眼前的奖金，倒丢三落四错误百出无论如何也背不了《三字经》了。

苗远亦苦笑，坦言道：“我其实好不希望心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被商品经济污染得面目全非。”

师太反倒来安慰苗远了，说，时代在进步，凡事都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看待，要与时俱进，否则肯定会被时代所淘汰。师太说，不远的宁乡县有家大寺庙很成功，自举办一届与佛有关的文化节后，寺名远扬，游人如织，不少和尚买了手机，也用起了电脑……这些，没什么不好，于弘扬佛法有益。

师太和苗远在客堂品茶说话，妙果在起居室做每晚的功课。她诵：“如是我闻……尔所国土中，所有众生，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，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……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……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，贪著其事……”